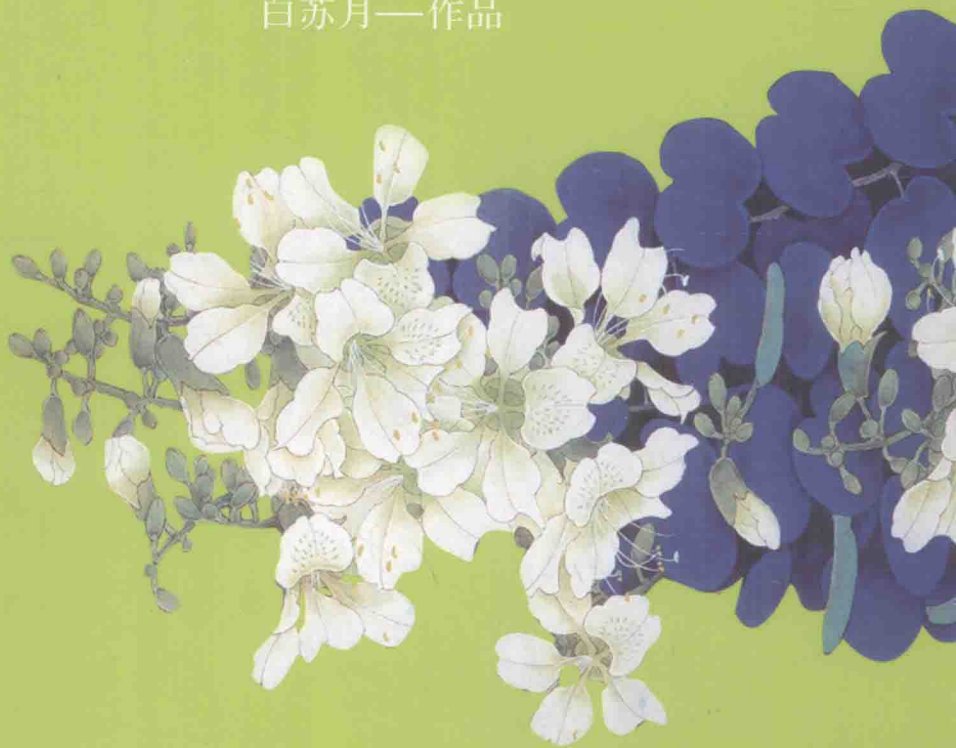


# 宅门嫡女

白苏月一作品



上

最具正剧范儿的古代女子驯夫教科书

且看小小宅门嫡女，如何安身立命，守住幸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宅门嫡女

白苏月一作品

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小青衫·微雨愁辞

003

第二章 小青衫·故人宅院

007

第三章 小青衫·故宅规矩

015

第四章 小青衫·陆三娘子

020

第五章 小青衫·不出所料

028

第六章 小青衫·远方来亲

034

第七章 流华里·先母梦魇

039

第八章 流华里·凉都沈家

047

第九章 流华里·长姐出嫁

053

第十章 豆蔻香·初夏迎喜

057



目

录

第十一章	豆蔻香·江波船行	066
第十二章	豆蔻香·回首又见	075
第十三章	豆蔻香·朝局不稳	080
第十四章	豆蔻香·出谋划策	084
第十五章	豆蔻香·改朝换代	089
第十六章	豆蔻香·嫡女花嫁	098
第十七章	豆蔻香·初为新妇	111
第十八章	豆蔻香·一品诰命	120
第十九章	豆蔻香·孤身回门	125
第二十章	满庭芳·置办新宅	134
第二十一章	满庭芳·家仆进府	139



目

录

第三十二章	满庭芳·座上婆婆	197
第三十一章	满庭芳·痘疹娘娘	192
第三十章	满庭芳·亲族回府	184
第二十九章	满庭芳·家女人宫	179
第二十八章	满庭芳·疏浚运河	174
第二十七章	满庭芳·中饋银两	169
第二十六章	满庭芳·二度回门	164
第二十五章	满庭芳·君臣之道	156
第二十四章	满庭芳·洞房花烛	151
第二十三章	满庭芳·边疆告捷	147
第二十二章	满庭芳·一叶知秋	143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满庭芳·晨昏定省	209
第三十四章	满庭芳·年节琐事	220
第三十五章	满庭芳·闾府过年	228
第三十六章	满庭芳·团年守岁	233
第三十七章	满庭芳·回门拜年	238
第三十八章	满庭芳·权贵女眷	246
第三十九章	满庭芳·通房惜燕	251
第四十章	满庭芳·立春巡庄	256
第四十一章	满庭芳·清理庄务	264
第四十二章	满庭芳·小别新欢	272
第四十三章	满庭芳·庶女幼教	277



楔

了

阿遥第一次见到顾望之，他正站在桃夭青枝下执笔练字。

风过叶动，吹得那青衫衣摆簌簌轻飘，阿遥看得有些迷离了双眸，只觉那抹秀颀风骨称得上谪仙之姿，若是再过些年岁历练沉淀，只怕是一回眸，便会引得无数痴情女子倾心不已。

阿遥这般想着，不顾一旁正在和顾老太爷叙旧的外祖父，“咯咯”地笑了起来。

小院本就安静，阿遥这一笑，引来两位老者侧目，连不远处正要落笔的顾望之也好奇地转了视线。蘸饱墨汁的笔尖定在了如雪般的宣纸上，香墨坠滴，散开，恰似一朵怒放的桃花，浓得再也化不开。

“鬼丫头笑什么？”赵老太爷捋了捋白花花的山羊胡，轻瞪了一眼依偎在自己脚边的外孙女。

阿遥一愣，没想到自己竟笑得过头了些，偏偏礼数已失，便也无心遮掩，大方道：“阿遥素来没见过像顾家哥哥这样漂亮的人儿，一时之间不禁想，哥哥若是再长大些，想来顾爷爷家的门槛都要被媒人给踏破了吧。”

她声音稚嫩甜糯，出口的话却未见孩童稚气，反而还隐隐的有些老成之味，

一时之间倒叫闻语者不知作何反应了。

赵老太爷自是知晓这个宝贝外孙女那乖张的性子的，随着顾老太爷骤然发出的爽朗笑声，赵老当下便屈指往阿遥额头上敲了一个爆栗，道：“在家里闹腾也就罢了，眼下出门做客也这般不安生，便由你外祖母说的，女孩子家家就应该待在闺阁绣花抚琴才不会出事儿。”

“外祖父。”阿遥苦着小脸捂着额头，轻轻地撒了一声娇便收敛了调皮劲儿。可偷偷地，她却忍不住瞥眼往桃树下瞧去。

果不其然，那温润俊逸的翩翩少年已悄悄地红了脸颊……

那一年，木香盈盈，芍药飘香，阿遥六岁，顾望之十二岁，之后便是渐渐相熟。本就是最青涩的年纪，说不上两小无猜，可那情分却是日久不浅的。

有道是风一更，雨一更，露沾月明处，岁岁静无声。只眨眼间，八年时光细水而逝，沉了青涩，浓了心意，那竹马青梅，终究也生出了别样的思绪来……



## 第一章

### 小青衫·微雨愁辞



洪武二十一年春末夏初。

梅花开尽百花开，青梅煮酒蕊香来。

顾府的清凉阁依旧安安静静的，阿遥躲着雨点跑进来的时候却见顾望之泰然自若地坐在屋檐下，跟前放着一张矮几，茗香袅袅，浓郁袭人。只看一眼，阿遥的心就这么跟着慢慢地沉了下来。

“揽月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淋着雨跑进来？”顾望之见了她也不起身迎，一边问一边往杯中倒满热茶，又腾出手拿起桌上干净的帕子递给了跑进来的阿遥。

阿遥未见客气，接过帕子便拭去了衣裙上的雨滴，可落座的时候浅眉却是微蹙的。

“怎么？”顾望之的声音这才微微地听出了几分担忧。

阿遥见他莫名紧张起来，不禁柔了小脸上的神情轻语道：“揽月折回前厅拿伞了，我没耐心等，便先跑来了。”

顾望之一听，蹙眉道：“越大越没样子了，这么大的雨你跑过了流芳台，回头万一着凉生病可怎么是好！”

阿遥见他面露关切，心里存着的最后一点不悦也全化没了，便径直端起了顾

望之面前的杯盏三两口就把那热茶咽下了肚，随即笑道：“宸玉哥哥煮茶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以后我若及你一半的话也就勉强能做个有贤之女了。”

“就你这般牛饮能品出什么好坏。”顾望之一边说一边瞪了她一眼，随即起身进了屋。

不消片刻，但见他拿着一件灰鼠宽袍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地就压在了阿遥的肩头：“穿好了，我这就让人给你熬一碗姜汤去，若是真染了风寒我在你外祖父面前可怎么交代。”

可顾望之还没来得及转身，便被阿遥拉住了衣袖。

他一愣，回头却见阿遥安安静静地盯着桌上的空杯，似喃喃自语地说道：“宸玉哥哥，宣城来了信，说想接我回去过年。”

若无旁人，阿遥从来都是直呼顾望之的字的。她总唤宸玉、宸玉，便只有顾望之这般俊秀如仙的容貌才担当得起这两个字。

这若是换作旁人这般拿他顾望之的容貌做文章，他定是要当即翻脸的。偏偏是阿遥，顾望之心里便存了纵意，这些年一直任由她肆意直呼他的字。

“就说你藏不住事儿，来的时候便瞧出你脸上气呼呼的模样了。”顾望之闻言，本有些责问的语气便柔了许多，“好歹宣城那里就是你的家，要接你回去过年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有何可恼的？”

阿遥怔怔地看着空杯中残留的茶渍，心里不禁幽幽一叹，埋怨自己竟是越大越沉不住气了。

“若说要分别，你去宣城可还早着呢，我这儿下个月就要启程了。”沉默许久，直到外头渐大的雨声潮湿了阿遥的心，顾望之才淡淡地开了口，语气中听不出情绪。

阿遥纤细的指尖刚刚触碰到茶壶的壶沿，便如同被烫着一般缩了回来。“去幽篁寺游学吗？”这事儿早些年阿遥便略有耳闻，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也难怪，今日外祖父说什么都要来一趟顾家，想来也是知道顾望之很快就要离府了。

大周豪门世家，除去那些乍贵新富，待到嫡子弱冠，多会送去远方游学。若是文士诗书传家，便会把孩子送去习武强身，健硕体魄，令文者矫健，娇而不弱；若是御林武将府邸，则会把孩子送去精习文史，钻研笔墨，令将者睿智，孔武有才。

这一做法虽并未成文，可效仿之人却比比皆是，多少年沿袭下来倒是繁盛了不少武门寺院和文汇私堂。这其中，便以幽篁寺和白鹭堂为首。

阿遥一边想，一边抬起了头想看清顾望之的神色，却见他浅笑不语，一时也

不知道要如何续话，便落落起身道：“幽篁寺不比怀阳，都道那儿冬寒夏暑十分难耐，宸玉哥哥……可记得要多带些御寒驱蚊的物件才好……”

阿遥说罢，转身就跑出了廊檐。外头虽雨势渐止，可到底还是有些寒意的，但顾望之竟没有阻止她。

他今年刚满二十，男女之间那些事儿，他心里是清楚的。可阿遥还小，即便聪慧灵透，但到底也只有十四岁，有些事，顾望之不想操之过急。

“上回夫人还问了陆家小姐的生辰八字，三爷若是喜欢，何不……”顾望之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快的声音，一字一句点到为止，像是询问，又带了一点点的笃定。

顾望之一回头，果不其然看见大丫鬟慧语正端着一碟子鲜果站在廊子下，眉眼带笑，举止婉约。

“这话也能信口胡诌的？”顾望之非但没有笑，反而还沉下了脸。

慧语一愣，当即便端着果盘垂了头道：“是奴婢乱嚼舌根了，任三爷责罚。”

顾望之静静地看了慧语一眼，便转身进了屋，那一脸的沉思，倒叫人看不出他真正的情绪。

夏雨如丝，飘入廊檐沾了青砖，却是送了伊人愁了良人，语不诉，谁知七窍玲珑心……

那日未时，阿遥跟着赵老太爷回府的时候正撞见千月庄的人从里头出来。阿遥留心看了一眼，是外祖母惯用的老师傅，她心里一紧，便多少明白了一些。

“去故安堂给你外祖母请个安，晚上就在那里摆膳。”赵老太爷见外孙女神色微敛，不禁微微地叹了口气。

阿遥闻言，福身点了点头。

赵太夫人的故安堂就在内院的南边，穿过翠鸣池，再踏过一座石桥，转进回廊走过小花园便到了。

阿遥进去的时候，赵太夫人正对着一大堆的亮泽绸缎左右挑着。

“外祖母。”她轻轻地喊了一声，然后接过了一旁紫鹃递上的湿帕子擦了手。

“回来了？”赵太夫人年过五旬，鬓生华发，却眉宇露神，精气神十足，瞧着身子骨便是硬朗得很。

“外祖母又要给我做衣裳了？”阿遥嘴角的笑有些虚浮，也难怪，年底去宣城过年这事儿她是打心底里舒服不起来的。

“小小年纪心思转得这样快，也不知是夸你好还是不夸你好。”赵太夫人闻

言，浅叹一口气便拂了桌上那几匹上好的缎料，拉过了站在跟前的阿遥道，“可是眼尖瞧见千月庄的人了？”千月庄是怀阳小城出了名的绣庄，里头有两个老师傅是京城待了多年回来养老的，手下教出的七八个徒弟，那也都是上得了台面的。赵府上上下下的衣裳绣物，清一色全出自千月庄。

“春末的时候外祖母才给阿遥新做了四套衣裳，您和外祖父的也都添置了，没得才隔了一个多月又要千月庄置办衣物了。”阿遥的掌心贴着赵太夫人的掌心，眼底掠过一丝惆怅道，“其实外祖母，阿遥的衣裳真的够了，也无非是去过个年，出了正月便能回来了。”她后半句话说得很轻，似在同赵太夫人说，又似在同自己说。

赵太夫人目光一黯，拍了拍她的背道：“你从小在赵府长大，虽这儿上上下下只有你一个小姐，可外祖母知道你知书达理，是个聪慧的孩子。那儿……到底是你的家，你心里有什么怨气，进了门也不能显出来，再怎么，你都是陆家的嫡女，你可记住了？”

阿遥闻言，心里冷冷一笑，却终归不好驳了赵太夫人的话，只能无奈地点头道：“外祖母放心，阿遥知道。”

“若是真的有办法，外祖母也会拦在你前头的，可你父亲来信说的……唉，罢了罢了，好歹也就去一个多月，回头让你外祖父亲自去接你回来。”赵太夫人说着说着眼底就泛起了泪光。

阿遥鼻尖一酸，转过头去，只留满腔酸涩流转心头。

若说这周围，真正心疼她把她当家人看待的，也只有外祖父母了。承欢赵家二老膝下这八年来，祖孙三人的感情本就不言而喻。

赵老太爷当年是梁州总督，官至正二品，为人正直清廉，诚宪帝对他也是赞赏有加的。辞官回乡后，他在老家怀阳定了居，开了学堂设了善寺，清清悠悠地安度晚年。虽已是两耳不闻朝中事，可这些年来依然有许多赵老太爷以前的门生前来求教，其中也不乏有些声音是希望赵老太爷再度出山入世的。

正是如此睿智的老者，给阿遥取名为云箏，取“云蒸霞蔚”之音，就是希望膝下这个唯一的外孙女能活得绚烂充实。也是因为赵老太爷坚持，阿遥三岁便开始启蒙，除了女儿家必读的《女戒》《女训》之流以外，也开了课专门学了《论语》《孟子》这一类女儿家不太涉猎的。

赵家二老便是这样用心在阿遥的生活闺学上，才让阿遥十四岁便出落成了恬淡贞静、心宁不躁的姑娘，真正当得起“大家闺秀”四个字。

## 第二章

### 小青衫·故人宅院



阿遥启程去宣城的那日秋雨缠缠，但此番一路北上倒都是顺顺利利的。

阿遥本是名门闺秀，一路琐事自然有随行丫鬟妈妈左右打点。护行的武卫也都尽责尽职，大管事陈伯也是个忠心护主的，因此这一路上，阿遥除了觉得有些折腾颠簸睡不踏实之外，倒也并无别的闹心事儿。

一行马车踏上宣城官道正是正午时分，阿遥只感觉清晨那一阵碎碎的颠簸感消失了，此时此刻的路平坦顺畅，连带着马儿的速度都欢快了一些。

陆府离皇城不算近，坐落在宣城北边的广宁街，占了整条街的一半。陆老爷陆文恒年过四旬，为官二十余年，眼下稳坐通政使司副使之位，按着他的年纪来说，正是壮年有为之岁。

然，诚宪帝年年岁渐高，疑心之患有增无减。这些年来，天下太平边境无扰，帝唯恐武职大臣拥兵自重，又怕外戚专权危害社稷，唯独对文官信任有加，使得整个朝堂重文轻武，倒是给了像陆老爷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馀的文官很大的作为空间。

所以陆家这些年是一年比一年风光，一年比一年阔绰。单看府邸，从十几年前的三进小院子迁至现如今占了半条街的大宅，陆家的地位变化就可见一斑。

阿遥正这样断断续续地思忖着，只感觉马车渐行渐缓，片刻后便停了下来。

“小姐，到了。”揽月开了厢门，仔细地将阿遥扶下了车。

阿遥抬头望去，只见偌大的陆府灰墙高垒，瓦檐飞翘，半新不旧的朱漆大门左右齐敞，三层台阶之上，站着一排高矮不一的男男女女。

阿遥眯着眼，只觉这场面肃穆有余温情不足，与其说是开门迎女，倒不如说是恭迎贵客。

贵客？她忽然嘴角微漾，是啊，她可不就是陆府的“贵客”吗？

这样一想，阿遥便偏了头去看右手边的秦妈妈。见秦妈妈也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阿遥心一松，便笑着开口道：“少不得要妈妈一一做个介绍。”

秦妈妈展眉一笑，虚扶着阿遥缓步上了陆府正门的高阶。

“老爷。”秦妈妈开口第一声便是冲着陆老爷陆文恒的。她姿态做得足，行的是半膝礼，头一直垂着，等着陆老爷发话。

“这一路颠簸的，妈妈辛苦了。”陆文恒的声音比阿遥想的要清澈，连带他的人也比阿遥想象的要年轻得多。

“父亲。”这两个字在来的路上不知被阿遥默念了多少次，如今说出口，只感觉涩味绵绵，毫无感情。

感觉到陆文恒正在打量自己，阿遥便抬头迎上了他的目光。

这个被自己称为“父亲”的男子，面如冠玉，目光温煦，可眉宇间的那抹疏离感却太过明显，令人无法忽视。

阿遥见状，面无表情地转了视线，随着秦妈妈的声音看向了陆老爷身边的女子。

“夫人。”

所谓“夫人”，其实只是陆文恒的继室罢了。

林素娘林氏，这个在她刚出生没多久就操控了她去留的女子，此时此刻正是嘴角噙笑，媚眼如丝，一身胭红色旋涡纹纱锦缎裙衫衬得她肤若初雪，盈盈动人。

阿遥不免有些错愕于她的年轻貌美，便是透了探寻之意。只是林氏的笑和陆文恒眉宇间的表情一样，疏离又漠然，冷得阿遥不免轻轻一颤。

“母亲。”但到底是大家闺秀，即便心里再不舒服，阿遥也比寻常十四岁的孩子来得沉着冷静。

林氏眼睫一颤，忙不迭笑道：“六娘子一路辛苦了，回头进了府，去瞧瞧特

意给六娘子整理出来的小院可还满意。”话语间倒仿佛她同阿遥就是至亲，不过小别了个把月的光景罢了。

阿遥一时有些不适应林素娘对自己的称呼，愣了半晌才想起，自己在陆家女儿中排行第六。

可面对林氏絮叨的热情，阿遥只轻轻地一颌首，随即顺着秦妈妈转了视线。

陆老爷和林素娘的身后站着三个男孩儿，虽都是年幼青涩之貌，却也是俊俏有神的，穿着打扮也皆不俗。

“六妹回府过年，父亲和母亲不知有多高兴呢。”率先开口招呼的是大少爷陆青远，一派少年老成。

“后院的姐姐妹妹都等不及要见见六妹了。”紧接着说话的是二少爷陆青致，细声细气的语调里透着一点从容。

倒是小七少爷陆青松只是“呵呵”地憨笑，愣头愣脑的像个虎头小娃娃。

阿遥一一同三兄弟行了对礼，寒暄了几句客套话，便由秦妈妈陪着同众人一并进了陆府大宅。

一进宅子，阿遥才感觉到陆府确实比自己想的还要大。单是前头外院便有三进，过了垂花门是内院，里面还有三进。

虽说是皇城帝都，六进的大宅也不算少数，可十几年前陆老爷还只是个翰林院的小小编修，虽陆家前后倒也出过两个举人，但家底毕竟还是很薄的。也是陆老爷自己努力奋发，考上了进士，又在翰林院遇到了有知遇之恩的礼部尚书梁大人，这才有了今日这坦荡荡的亨通官运。

但这些话都是阿遥早些时候断断续续从赵太夫人口中听到的，当时她是不以为然的，可如今亲眼目睹，倒觉得陆家眼下确实称得上“家门兴旺”这四个字。

“这浅草阁本来是你父亲的小书房，前年修葺院子，你父亲就把书房搬去了前头，这里就腾出了空。”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穿过垂花门直往东南角走，进了二道门方才停了步子。说话的是林氏，如今她是陆家的当家主母，内院的事儿自然有开口的资格。

“本就是坐北朝南的小院，知道你答应了回来过年，入秋的时候就命人把墙都重新粉了，窗上也糊了新的油纸。”林氏说话慢条斯理的，她声音糯，带着一点软软的娇音，听着倒不大像北方人，反而更像南方人。

“辛苦父亲母亲为我准备这些。”阿遥对着陆老爷站定的地方微微屈膝。

陆老爷小清了一下嗓子道：“行了，一路风尘仆仆的，想必你现在就是想好

好地歇一歇。既然已安全到了，你就安下心。离晚膳还有一个时辰，有什么要聊要叙的用了膳再说也不迟。”

“老爷说的是。”林氏浅浅一笑，先是吩咐下人赶紧把阿遥马车上的箱笼搬进屋子，再遣了直跟在陆老爷身后的三位少爷和围在周围的丫鬟老妈子，最后才同阿遥说道，“热水备着，银丝炭中午就烧着了，六娘子快些进去歇歇脚吧。”

两个人的话说得皆滴水不漏，旁的人不知道的，还以为阿遥从小便是在陆府长大的，竟是连半点儿生分都瞧不出。

但偏偏阿遥确实有些累了，颠簸了将近一个月，虽没有出什么岔子，可她第一次离开怀阳远行，这从头到尾她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生觉。

眼下听陆文恒都发了话，自然不会再坚持那些虚礼，也没心思去陪这一家人演戏做场面，寒暄了两句后，就带着自己的人进了浅草阁，将那一派“温情模样”统统关在了屋门外。

“小姐，洗把脸先睡一会儿吧。”一进屋子，揽月就从后头走上了前，服侍阿遥脱了斗篷绣鞋，径直上了暖炕。

阿遥闻言轻轻摇了摇头，对着屋子里站定的秦妈妈、揽月和竹韵道：“既住进了陆家，之后便要改口称我六娘子了，或喊姑娘也成。”连阿遥自己，都在心里默默将“六娘子”这三个字狠狠地默念了十来遍，方才绕过弯来。

如此，也算是当得起外祖父母所言的嫡女姿态了吧。无论如何，外祖母说得没错，宣城这儿毕竟是她正正经经的家，就算她有千百个不愿意，她也是永远姓陆的。踏入陆府，她已不能再用外祖父给自己取的乳名来自称了，她是阿遥也是陆云箏，陆家六娘子。

而秦妈妈三人闻言，不作响声，只异口同声称了是。

六娘子见了点点头，心中一片怅然，叹了口气靠着身后的丝绣软枕松了筋骨，对秦妈妈道：“妈妈也先休息休息，喝口热茶，待一会儿暖和了，就劳烦妈妈去同陈伯清清点清点箱笼，该整理的也整理一下，既然要在这儿过年，便要有个过年的样子。”

陆家是三代同堂，说起六娘子的祖母陆太夫人，那来头也是有的。太夫人姓徐，当年是贵州滇县望族徐家嫡生的玄女。徐家是三代文史之家，族中虽并未出过什么大官，倒是有几个宗族子弟学问做得很大。

当年徐太夫人算是低嫁，陆老太爷一辈子也是碌碌无为，中了个举人就再也



没有下文了。可虽说官运不旺，但这一路走来，夫妻俩倒是相敬如宾、平平顺顺的，陆老爷作为嫡系中的壮丁也算是争气有为，不论是读书学问，还是开枝散叶都做出了嫡子的表率，陆家也算是家和安顺了。

只是唯一遗憾的是，两年前，陆老太爷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这事儿六娘子自是知道的，当时她乍听自己的祖父病逝，脑海中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回宣城奔丧。谁知期盼了整整两个月，陆家那儿竟半点动静也没有。

作为陆老爷原配生下的唯一的女儿，六娘子这个陆府嫡女竟连自己亲祖父的丧都没有奔成。这深宅府邸的弯弯绕绕，可见是有多厉害。

这样想着，六娘子已经跟着领路的丫鬟到了陶然居。

有轻盈的笑声从里头断断续续地传来，六娘子低眉，跟着领路的小丫鬟踏进了屋子。在来的时候她就知道，太夫人自从老太爷病逝以后就礼了佛，可却还是被屋子里燃着的沉香熏眯了眼。

“这可是六丫头？”突然，一个还算中气十足的声音破耳传来。

六娘子还没来得及揉眼睛，就被人推到了前面。

“这六丫头……六丫头啊，竟长得这般高了！”那话里带着隐约的哭腔，六娘子只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使劲地捏了捏，不疼，却格外地突兀。

她在迷香中努力睁了眼，迎面看到的是一张圆润的脸庞和一对闪着柔光的祖母绿玉石耳坠子。

“老祖宗，六娘子这一路颠簸的，怕是还没缓过神来，您瞧，她眼圈底都还泛着青呢，不如您让她坐了喘口气，您再细细地问。”林氏的声音飘飘然地传来，“您瞧，这一屋子的人，看着您抹眼泪，大家眼眶都红了。”

“是，是，你说的是，也是我老糊涂了，六丫头从小身子骨不好就养在怀阳，如今这连路颠簸的，也够折腾了。”太夫人一边说一边差了仆妇端了张芍药粗绣锦垫的高背椅过来，“快快，扶六丫头坐好了。”

六娘子本不是身子骨弱，分明就是被这满屋子缭绕的佛香给眯了眼，若不是有机敏的小丫鬟搀着，她早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眼下既被人误会是舟车劳顿没缓过神，她也懒得解释，便顺水推舟地垂着头落了座。

只是也不知道是六娘子耳朵太尖，还是有人太肆无忌惮，她刚坐稳在锦垫上，就听到屋里响起一声尖促的冷笑。

六娘子顺声看去，冷笑的人没找到，却是才发现这陶然居里竟七七八八站了半屋子的人。